

少数民族史志丛书

毛难族簡史簡志合編

(初 稿)

内部发行

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

前 言

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，反映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新的面貌以及新的民族关系，阐述党的民族政策，同时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，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在1958年組織所内外大批人員，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，一面繼續进行社会历史調查（这一工作从1956年即已开始），一面开始編写《少数民族史誌丛书》（各少数民族的簡史、簡誌或簡史簡誌合編），到1959年底，大部份书稿都已写出初稿。

这几年来，虽經迭次修改，質量有所提高，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錯誤。現在不加改动的把这些初稿印刷出来，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資料，免于散失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目的，則是为了便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，以便今后能够組織适当力量加以修改、充实和提高，逐个的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。因此，我們希望各地的有关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、科学工作者，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，能够多給我們以批評和指正。

1963年8月

目 录

概 况	1
壹 民族名称与源流	3
貳 解放前的社会发展概述	5
一 古代、近代历史发展简述	5
二 解放前的社会经济状况	8
三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	15
四 语言、文化艺术与生活习俗	20
叁 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土地改革的完成	27
一 人民政权的建立	27
二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	30
肆 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和各项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	34
一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	34
二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	39
三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	40
四 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就	40
伍 民族干部的成长	44
陆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	46
柒 高举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奋勇前进	50
一 总路线的贯彻与人民公社的建立	50
二 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大跃进	52

概 况

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。毛难族是我们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。长期以来，毛难族人民和汉、僮、瑶、苗等兄弟民族生活在一起，在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，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缔造作出了贡献。

毛难族总人口24,235人（1958年），分布在广西僮族自治区西北部的环江、河池、南丹、宜山、都安等县（自治县）。环江县是毛难族聚居区，人口有17,907人，占毛难族总人口的73%以上，且又集中在该县的上南、中南、下南等地，连成一片聚居区。聚居区北界贵州荔波县，南与自治区内河池县毗连，西隔打狗河与南丹县相望，东与本县水源区接壤。

毛难族没有文字，但有本民族的語言。毛难語属汉藏語系、僮侬語族、侬水語支。由于毛难族人民长期以来和汉、僮族互相交往、互相学习，所以，多半会汉语、僮語和使用汉文。

毛难族地区虽无较大溪流，但草木茂盛，四季常青，富饒美丽。石山之間，夹杂着一、二里宽，三、四里长的小平壩，称为“半山区”，又称为“田垌”。境内有山溪、伏流，不能行駛舟楫，仅能灌溉部份农田。石山地区，水田很少，大部份耕种畚地，人們称为“山区”或称“垌場”。毛难族世代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，用自己的双手开闢出美丽的家园。

毛难族聚居区处于亚热带，气候温和。全年平均温度为摄氏

24度；雨量月平均175.8公厘，最高为1,048公厘。物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。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，有稻谷、小米、小麦、高粱、红薯等；经济作物有黄豆、棉花、烟草、油桐等。土特产相当丰富，有樟脑、土硝、棕皮、竹棉、猴子等。此外，还盛产菜牛，声誉颇高，曾远销上海、香港等地。药材种类也相当多，著名的有麝香、灵香草等。矿藏有铁、锰、锦、水银等。花竹帽是毛难族精美的手工艺品。

毛难族聚居地区，距离环江县城约90华里，离黔桂铁路线的金城江 140 华里。解放前，交通闭塞，只有山间崎岖小道，不能通行车辆，货物全靠肩挑。解放后，修通了公路，经环江县川山、都川、洛阳、水源等区，直达河池县金城江，密切了与祖国各地的联系，加强了民族团结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。

壹 民族名称与源流

毛难之名，在汉文史书中有“茆滩”、“茅滩”、“冒南”、“毛南”等不同的写法。据我们所知，其名最早见于宋代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一书，该书云：“广西控扼夷蛮，邕屯全将，宜屯半将。本朝（宋）皇祐间（1049—1054年），分宜州一路，帅所统多夷州，后罢为郡。今守臣犹兼广西都监，为庆远军节度。宜之西境，有南丹州、安化三州一镇，又有撫水五峒、龙河、茆滩、荔波等蛮。”《宋史》亦有云：“覲州则控制南丹陆家寨、茆滩十道及白崖诸蛮”①。《讀史方輿紀要》亦说：“正德中（1506—1521年），南丹酋莫提侵思恩地，于茆滩筑二堡，于普义、六传、川山三麓筑四堡。嘉靖初（1522年—）始还思恩。”②后来，在《大清一统志》和（嘉庆）《广西通志》等书写作“茅滩”。近人著作和《思恩年鑑》则写作“毛南”、“冒南”。至于“毛难”的写法，早在清乾隆年间（1736—1795年）毛难人的墓碑中已正式使用。所有这些不同的称谓，都是同音异译。原来“毛难”是指今毛难族聚居的上南、中南、下南地区而言。现在，毛难族和附近各族人民，仍泛称这块地方为“毛难”（mau na:n）。毛难族自称，单称为“ai na:n”。“ai”是指“人”，意译为这个地方的人，众称为“kjuŋ na:n”，意译为这个地方的人们。由此看来，毛难族的族名，可能是因地而得名的。他们自称为“毛难人”，附近的僮、汉、苗、瑶等族人民，也都称他们为“毛难人”。

①《宋史·列传》254卷撫水州。

②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109庆远府思恩县普义特条。

关于毛难族的源流，由于史料缺乏，目前还难作出全面的叙述。据调查，在毛难族中有譚、覃、卢、蒙、韦、顏等姓，民間傳說都說他們祖先是在元末和明朝中叶分別从山东、湖南、福建等地迁来的。其中譚姓最大，人口最多，占全族总人口80%以上，傳說他們祖先来自湖南，其族譜云：“始祖是湖南常德府武陵县东关外城太平里通常街古灵社，号譚三孝，字超群，諱泽深，奶名僚。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取中八名举人，二年会試复中五十名进士”。世譜还说譚三孝曾任过高要知事、河池知州等官职，因亏空公款，无法还清，罢职归农。先逃到木鍋山避居，后又移至孤波里喇桥安住，以打渔为生。随后又迁居三百崙塘口，遊猎数载。最后，才到毛难地方，并与当地女子結婚，生男育女，繁衍后代。覃姓族譜說其始祖原籍山东，傳說元末明初来到广西毛难地区。卢姓則說他們始祖原籍福建，因长途做生意，来到今毛难族地区上南乡上光村落戶。

上述傳說，虽是众說紛紜，但是，他們都有一个共同的說法，都說他們祖先后，才与当地女子結婚，安居落戶，所生子女都跟母亲說毛难話。这些傳說表明，上述各姓氏来之前，“毛难”地方已有少数民族居住。但是，究竟是哪些民族？史書記載不一，唐代把这里居民統称为“生蛮”；宋代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称“茆滩蛮”；明代統称为“蛮”；清代說是“茅滩地方，皆为僮种”。从分布地区看，今毛难族与历史上所說的“生蛮”、“茆滩蛮”等有密切的联系。在語言上，毛难語与僮、侗、水、仫佬等民族同属一語族，尤与水族語更为接近。从文献記載看，毛难族祖先早在宋代，已定居現今毛难族地区。因此，就目前我們所了解到的材料来看，毛难族很可能是当地的土著民族。

貳 解放前的社会发展概述

一、古代、近代历史发展简述

毛难族早就劳动、生息、繁衍在祖国南方的广西西北部境内。毛难族历史发展，本民族没有文字记载，汉文记载又很缺乏，对它的历史发展过程，只能作一个简单的叙述。

毛难族地区，唐以前统称“蛮”地，称这里的居民为“生蛮”。唐贞观十二年（638年），在今环江地区一带，设置环州，属岭南道，领八县，其名曰正平、武石、都蒙（一作蒙都或都亮）歌良、龙源、福零、饒勉、思恩等。后设羁縻潯水州，属黔州都督府管辖。毛难族地区也包括在内。宋代，由于封建王朝对边远地区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直接统治，仍参唐制，实行羁縻政策，采取以夷治夷，广设羁縻州县进行统治。当时，毛难地区属环州。在经济上，据《宋史·潯水州》记载，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的发展，平地广种水田；山区皆种畲地，收粟甚少，仍进行打猎，迁徙不定。制作技术方面，使用的武器有环刀、标、牌、木弩等多种，并善制毒箭。据记载，真宗咸平年间，宋朝官吏一次就收缴酋长蒙顶等人器甲百数十件。大中祥符九年（1016年），由于宜州知州董元己的剋剥，潯水州人民大饥荒，被迫起来反抗，结果被宋王朝强大的兵力镇压，收缴了酋长蒙承贵等器甲五千多件。上述说明，金属武器已普遍使用。在商业方面，《宋史》记载云：“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听潯水蛮通贡互市”。同时，外地商贩经常把食盐运

进来，以换取本地区的土特产品。
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阶级分化已趋明显。已经形成以蒙姓氏族贵族为首的酋长制度。当时，居民有区、廖、潘、吴四姓，皆受其酋长统治。同时，还不断进行掠夺其他民族的财富。

元明清时期，中央封建王朝设置了层层统治机构，以加强其反动统治。毛难族地区，元属思恩县地，统属于庆远路；明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思恩县改属河池州，全县分四乡，毛难地区属镇宁乡；清代，思恩县仍属庆远府，咸丰年间，举办“团务”，全县分为前、中、左、右、后五个团，毛难族地区直接受后团管辖。清末，将团改为区，实行“自治”，利用本地反动分子进行直接统治。

近百年来，毛难族地区，由于受到周围汉、僮民族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巨大影响，生产力比过去有了一定的提高，铁制农具已普遍使用。同时阶级分化已十分明显。传说清初从宜北县（现今环江县北部）迁来的僮族铁工，世代以打铁为副业，供给中南、下南一带农民各种农具，但产品仍然是粗劣的。一百多年以前，本地打制的脚踏犁容易断。所以，在铁和农具大部分都靠附近南丹、宜北、罗城和宜山等地供给。外地铁工也经常来到毛难地区传授技术。由于外地先进生产技术和铁工具的输入，促进了毛难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，耕作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，农民们利用自然条件，在旱地作物中，除了小米外，一般都采用条播、点播、间种、套种等，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
随着生产的发展，产品比以前增多了。但是，农民收入并没有增加，生活仍然很贫困。农民每年收获60%以上被地主掠夺去了。此外，还要受高利贷的剥削，利率一般高达50%。土地已

相当集中，如中南乡巴义村有十六个屯，70%的土地都落入堂八等屯的地主手中。农民所受的剥削是沉重的，不少因此而破产，不得不被迫以工抵债或沦为长工，甚至还卖儿女给地主做奴婢。封建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。

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，农民除了尽力从事农业生产外，不得不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，经营手工业和副业生产。随着铁工具的输入和制作技术的提高，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生产，有了一定的发展。居住在山区的成年人，几乎都会石工。他们多利用农闲时间刻制各种石器；许多人都能在石柱和石碑上刻上凤凰、麒麟、龙等精緻的图案。这种巧夺天工的手艺，受到附近各族人民的讚赏。其他手工业，如泥工、木工、砖瓦、纺织等等，也有了一定的发展。但是，手工业仍然依附农业，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手工业。手工业者只是在农闲和墟日，才把自己的产品和手艺，拿到墟场和农村去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，平时在家从事农业生产。

商业方面，随着生产的发展，近百年来商品交换日趋频繁，在毛难族地区，清代已相继出现了七、八个初级市场，其中較大的下南墟，据说百多年前只有五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屯，因商旅经常带来食盐、铁具和各种日用品，以换取农民的农副产品，逐渐形成墟场。据记载，当时下南墟已发展成为可以容二、三千人的市面，并出售有最精緻的斗笠。下南每逢六天为墟期，亦称下南六墟。下南墟和附近几个墟场，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毛难族和当地各族人民的经济中心。

副业生产方面，毛难族山区历来以饲养菜牛著称。在饲养中不放牧，每天以青草和玉米稈等饲养。所产菜牛，通过商人採購

运出，銷售区内和上海、香港等地。但由于农民生活貧困，交通不便，加上地主、奸商的剝削，养菜牛沒有得到充分发展。其他副业生产，有編織、采集土特产等。

文化教育方面，由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，吸收了一套封建的教育制度，設立私塾，采用“四书”、“五經”等为教材，灌輸封建思想，积极培植为其服务的“人才”。据說在清代，毛难族地区曾有过不少地主阶级子弟，参加科举，有的还考中了秀才。清末，开始办学堂，有部分毛难族地主阶级子弟参加思恩县学堂学习，許多人因此成了本民族的統治者。他們与清王朝互相勾結，統治着毛难族地区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各族人民文化上互相交流，汉、僮先进文化不断的輸入，对促进毛难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汉文普遍在毛难族地区使用，从而更丰富了毛难族人民的科学知識和文化生活，增进了民族間的友好团結。

二、解放前的社会經济状况

农业发展情况：毛难族人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，除經營粮食作物外，还有多种經營。粮食作物以稻米、玉米为主，此外有小米、薯类等。經济作物主要有黃豆、棉花和菸草等。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，各地区生产发展水平也不尽一样。在半石山区，有小块的水田，以种植水稻为主，生产条件与附近汉、僮族地区基本相同，經济发展水平一般較高。在石山区多是小块山地，只能种植玉米等山地作物；加上山高坡陡，耕作不便，兽災为害大，所以經济发展水平一般較低。

解放前几十年間，毛难族地区已普遍使用鉄制工具。其主要工具有牛耕犁、脚踏犁、鋤头、鉄耙、鎌刀、禾剪等等。这些工具一般和附近汉、僮族地区相同，說明毛难族地区与汉、僮族地区經濟联系的密切。解放前，鉄制工具除了犁鏵本地不能鑄造外，其余都能自己加工制造。据說牛耕犁和鎌刀使用時間不长，在几十年前才从汉、僮族地区传入的。

由于鉄制工具的普遍使用，以及吸收了汉、僮族地区先进生产技术，耕作比过去細緻了。水稻种植一年一槌，一般一犁二耙；每亩放基肥約十担，中耕二次，不再追肥。平均亩产約 200 斤。少数烂泥田（俗称“匏水田”）排水困难，耕作不便，亩产祇 100 斤左右。山地种植玉米，每年农历正月翻土点播，一般每亩放基肥五、六担，中耕除草一、二次，六月可收，亩产 100 多斤。由于山区耕地少，毛难族人民非常珍惜土地，他們說“土能生黄金，寸土也要耕”。充分注意提高耕地的利用率，一般都在地里間种或套种黄豆、紅薯、南瓜等作物，但施肥不足，产量不高，黄豆亩产只 50 斤左右。此外，还在山坡荒地上，把树木杂草砍掉放火焚烧，然后撒上小米，不再中耕护理。这种耕种收入很低，亩产約 50 斤。

解放前，毛难族地区水利設備很少，經常受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災的威胁，正如民間传统的：“毛难毛难，十年九旱；十天不下雨，山裂地皮翻”。人民生活是极端貧困的。造成这种現象的根本原因，主要是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結果。

解放前毛难族地区阶级分化已十分明显，土地已相当集中。据調查，环江县玉环乡占总人口 3.8% 的地主富农，占有 36.1% 的土地，而占总人口 53.4% 的貧雇农，只占有 18.7% 的土地。土

地的集中，是土地兼併的結果。地主階級和反动統治者常常勾結在一起，通过政治、經濟等手段，大量吞併农民的土地。玉环乡大地主卢九高，仗着父子三代历任团总和伪乡长的权势，大量搜刮和霸占玉环、下南、中南、水源、仪凤、川山、上关等地农民土地达400多亩。此外，还霸占大片的山林、荒地。据玉环乡三个自然屯的統計，有三分之二的田地为卢九高一家所独占。中南乡的几戶地主，也通过同样的手段霸占大批农民的土地。由于土地兼併的結果，农民失去大部分土地，因而破产，长期受着地主階級的残酷剝削。广大农民陷入穷困的境地。

毛难族地区租佃剝削完全是实物地租，其中絕大多數是按产量計算的活租，也有极少数的定租。在清末和民国初年，一般是对分制。按实地的当年产量，主佃各半分配。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地主階級生活越穷侈极欲，对农民的剝削更加加重，剝削手段更为残酷，收租时，地主先从收获量中抽出20%左右繳納田賦，然后平分。实际上农民收入不及40%，而70%左右被地主掠夺去。定租是把土地收获量固定下来，不管荒年歉收或失收，农民必須按数交納，否則按高利貸計息。每年收获时，佃农要备酒肉招待地主吃喝，分成后还得把租米送到地主家，否則，便有被夺佃的危险。此外，佃戶每年还要为地主服一定的无偿劳役。有的地主还仗着权势，經常以所謂“互助”为名，迫使农民为他們劳动。据玉环乡80多戶农民的統計，每年为大地主卢九高服无偿劳役500余次，平均每戶达六个工次以上。这些都是地主残酷剝削农民的手段。

僱工剝削也較普遍。毛难族地区地主出租土地較少，絕大多數是僱工經營。据波川乡十一戶地主的統計，僱工經營的土地占

84%以上，出租土地仅占15%。有的地主还僱工經營酒坊。僱工有长工和短工两种，长工年限不定，有一年的，也有数年的。一般就僱时，須找保人，訂契約。长工的来源有两种，一种是在高利貸的残酷剝削下，被迫以工抵債；另一种則是因生活无靠，被迫出卖劳动力。玉环乡有一位姓譚的农民，因生活所迫，借地主100斤稻谷，五、六年无力还清，結果被迫帶着八岁的儿子一起到地主家当长工抵債。长工經常挨打受罵，受的剝削最重，工資很低，年工資10—15块銀元，折合稻谷450—600斤。短工有月工和日工，月工每月工資約2.5—3元銀元，折合稻谷80—120斤；男工日工資約5—6斤谷，女工日工資仅3—4斤谷。毛难族地区僱工之所以普遍，短工又比长工多，其主要原因是当地种单季稻和旱地作物，农忙時間短，农閒時間长，地主富农僱短工經營比僱长工更有利。

高利貸剝削，在毛难族地区也相当盛行。地主經濟和高利貸資本結合在一起剝削农民。高利貸剝削形式极多，主要有貨幣借貸和实物借貸两种；一般定期一个月或十个月，也有一年的。随着商品經濟的发展，地主生活更加腐化，高利貸的利率不斷提高。据調查，在清末和“民国”初年，年利率为50%左右，解放前二、三十年間，特別是抗日战争后，年利率增加至100%，甚至200%都有。同时，借貸时还要有所謂“扣九”“扣八”的剝削，就是說債主先从本金中抽出10—20%作为預付利息。借貸时还須找保人，立契約，并以田地房屋或人身作抵押，逾期还不起本利，抵押物便被沒收或以人身抵債。此外，还有放猪、牛貸的剝削，即地主富农买小猪或小牛給农民飼养，养大出售时，債主先扣出原重量，其余平分。同时，典当也相当普遍，利率为

50—100%，过期不贖，典当物便被沒收。在种种的封建剝削下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日益貧困，有的人因此被迫卖身、卖子女，以致終身淪为奴婢。也有些农民为了避免国民党抓丁，被迫寄身于地主門下，无偿为地主劳动。1940年，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扩充其反动武装，到处抓丁拉夫的时候，玉环乡有七个青年就是受了地主的欺騙，被迫投入地主門下，为他們无偿地劳动了五年。农民受的剝削是深重的，有不少人由于遭受地主阶级压迫剝削而慘死。有的农民連最簡單的再生产也十分困难，基本的农具和耕牛都买不起。以生产条件較好的波川乡为例，解放前夕，全乡177戶貧雇农只有牛犂38架，大小耕牛14头，平均四戶多才有一架犂，平均十二戶多有一头牛。加上旱災严重，經常造成“天旱地旱人旱，种田难供鸡鴨粮；一年生活半年荒，逼使老幼走他乡”的慘状。而当春夏多雨，山洪暴发时，又往往泛滥成災。农村經濟遭到破坏，封建生产关系，已經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。

副业发展情况：副业生产在毛难族农民經濟收入中占重要地位。一般占农业收入的30%。石山区收入更多，占农业总收入的一半左右。副业收入以飼养菜牛和生猪为最多。特别是石山地区，飼料丰富，养菜牛、生猪非常有利。一般农户都养菜牛一、二头，养生猪二、三头。菜牛是毛难族地区的一项重要副业收入，曾远销上海、香港等地，頗有声誉，有“菜牛之乡”的称呼。生猪也一度远销邻近的貴州、湖南等地区。此外，其他副业生产有制醋、鋸木和采集各种土特产等。但是，副业生产由于受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縛，同样得不到发展。例如养菜牛，毛难族农民一年辛苦到头，把菜牛养大养肥后，需要拿出三分之一的錢或

几十斤牛肉，送给地主和伪乡长，否则就有招来灾祸的危险。在地主、贪官、奸商等重重盘剥下，副业是得不到充分发展的。

手工业发展情况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，一部份人有较多的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。同时，社会对手工业品的需求也增多，因此，各种手工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。主要的手工业有打铁、纺织、染布、缝纫、竹器、银器、石工等。尤以铁工最为著名，如上丈屯有二十一户人家，除二户外，其余都会打铁。

解放前几十年间，毛难族地区已出现五、六户专业铁匠，他们不仅能制造精美的小农具，而且还能制造火药猎枪和单响步枪。所打制的农具，如铁锹、耙、镰刀、细齿镰等，除供应本地外，还远销河池、东兰等地。家庭纺织业方面，每户农民都种有棉花，妇女多利用农闲自己纺纱织布，以供一家人衣着所需。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入侵，家庭纺织业已逐渐瓦解。有部分已放弃家庭纺织，依赖市场供应。如南昌寨，解放前夕有50%的农户已不再织布。继续织布的人，也不完全靠自己种棉纺纱了，而是从市场上买回洋纱或本地土纱来织。生活较富裕的和技术较高的人，有的还把自己纺织的部分或全部成品拿去供应市场。有个别人还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，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。南昌寨有一户地主还经常以计件付工资的办法，僱工人在家织布，或者把棉纱发给手工业者织成布，然后才把成品推销市场。缝纫和染布业也较普遍。早在五十多年前，毛难族地区已出现有缝纫机，以后，各墟场和较大的村寨都有，基本代替了世代沿用的手工缝纫，其中有十多户还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。下南墟还有两家染布业，专门为附近农民加工和自己染布出卖。编织以

花竹帽为最著名，它是毛难族精美的手工艺品。在中南、下塘等乡，有些产竹子较多的村寨，半数人家都利用农闲从事花竹帽的編織，并有少数的独立手工业者。

上述手工业产品，不但满足本地需要，而且还有部分产品銷售于附近僮、瑤族地区以及贵州省荔波等地。

商业发展情况：随着农业、手工业的发展和自然經濟的逐步瓦解，毛难族地区的商品交换日益发达。下南墟不但成为毛难族經濟活动的中心，而且，也是附近汉、僮、苗、瑤等族交换的場所。各地商人經常运来食盐、雨伞、文具、布疋和針綫等日用品。同时，也收購本地的农副产品和各种土特产，运銷外地。1940年，黔桂铁路通过毛难族聚居区附近后，墟場更发展和繁荣起来。下南墟墟日上市的有上万斤大米，上千斤黄豆和数百斤棉花，还有数十头菜牛和生猪。这些产品，有部分是通过铁路外銷的。据《思恩年鑑》記載，1941年下南圩旺月每墟交易额95,000元（折合大米43,780斤），赶集人数約6,000人，屠猪14头，节日更加熱鬧。同时，商品輸入也日益增多。仅1941年輸入思恩县（今环江县）的洋布有4,500多疋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商品銷售增多。据下南墟一家最大的商店統計，每月銷售布疋有20—30疋，煤油150多斤。毛难族有不少人从事商业活动，每年秋收后，多由妇女把本地农副产品，如大米、黄豆等运到铁路沿綫的拔貢、金城江等地外銷。据有100多戶的高川寨統計，在1949年从事米販的有68人，商业活动相当頻繁。解放前，毛难族已出現了一些本民族的坐商，1948年，下南墟有17戶坐商，專門經營百貨、布疋、雜貨等，其中有些已拥有上千块銀元的資金，開設二、三間舖面，还僱工人往返金城江、柳州等地購銷貨物。坐商中多